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十一回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貢生寓樓談藝

卻說江南鎮江府屬，有一個小地方，叫做諫壁，不過三四百戶人家，大半是務農為生的。其中有一家姓殷的，頗有積蓄，在這三四百戶中，要算魁首了。這殷家有個兒子，名喚必佑。自幼留心書史，到了二十歲上，恰值學台歲試，報名應考，不知不覺的高高進了，自然榮耀非常。就有鎮江城裡大戶人家，請去教讀，一年也可賺四五十吊錢的束脩。況且殷必佑本是有家，過的日子便著實寬裕了。那年碰著朝廷恩典，特開恩榜，端午過了，看看已是乞巧之期，殷必佑便告訴東家，要去南京鄉試。東家自是應允。殷必佑一面整頓鋪蓋以及考籃、書箱之類，預備動身；一面找了一個老童生同他代館。等到中元一過，殷必佑打開皇曆，檢了一個破日，約了幾個同伴，徑往南京。

看官，你道殷必佑為何要檢破日呢？原來是取破壁而飛的預兆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殷必佑順風順水，不上三日，到了南京。

進了早西門，尋到石壩街預先租定的寓所。歇息了一兩日，進場錄遺。案發又高高的取了，准其一體鄉試。殷必佑自是歡喜，每日在寓裡養精蓄銳，專等秋風一戰。

到了初八一早抽身而起。隔夜由東家那裡借來的小廝將吃食買辦齊備，殷必佑一樣一樣放入考籃，還對別人說：「這是功名大事，不可草率。」收拾好了，將辮子挽了個疙瘩，把一件千針幫的背心穿在裡面，還有什麼銅邊近光眼鏡，毛竹旱煙管，戴的戴在臉上，拿的拿在手裡。東家那裡借來的小廝，一手把考籃扛在肩上，跟著殷必佑，一路吆喝著直奔貢院而來。

遠遠的看見「天開文運」的燈籠點得輝煌耀目。

殷必佑往人山人海裡搶將進去，早聽得丹徒縣門斗在那裡唱名了。殷必佑心中吃了一驚，側著耳朵仔細一聽，還不到一半。自忖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我虧得是錄遺場裡取的，名字還在後頭，要是有了正科舉，名字排在前頭，不早點過了嗎？」

等了一會，點到他了，接了卷子，一看是月字四號。打開天地玄黃的扇子一找，巧巧在東文場。引著東家那裡借來的小廝，進了龍門，找著月字號。號軍把他的考籃接了去，歸了號。東家那裡借來的小廝替他鋪好號板，釘起號簾，這才回去。

殷必佑忙著把吃食一齊取出，還有沙鍋、風爐。叫號軍生些炭，拿出半個豬頭，用水將就洗了洗，放在沙鍋內。又拿出一大把蔥蒜，也不切斷，就放入沙鍋內了，加上兩瓢渾水，煮將起來。一會兒，撲鼻噴香的味兒已漸漸透露出來。這時候，進來的人更加擁擠，有看朋友的，有找號軍的，絡繹不絕。殷必佑坐在號子裡，兩眼望著沙鍋，是怕有什麼人橫衝直撞，損傷他這宗寶貨。

一會兒，聽見三聲炮響，夾著明遠樓上嗚嗚吶吶的吹打，大約是封了門，進出的人覺得略略清淨了，霎時，一輪紅日推下西山，他的豬頭也熟了。拿出一盞風燈，插上一支蠟燭，照得號子內通明雪亮，便動手將豬頭盛起，卻已爛如泥了。又把沙鍋洗過，放米下去，燒起飯來。不到一個時辰，飯也熟了。

取過碗筷，將豬頭和飯，狼吞虎咽了一頓。

飯罷，收拾收拾，攤開褥子，待要想睡，無奈堂上人聲嘈雜，牆下梆籬四起，鬧得他不能入夢。只得把旱煙一袋一袋的慢慢抽去，磨延時刻。良久良久，方才入了黑甜鄉。各號的人也睡了，準備明日鏖戰。一時鼻句聲大作，四面都是呼嚕呼嚕的，和打雷一般。等到殷必佑一覺醒來，覺得滿眼漆黑，睡得糊裡糊塗的，嘴裡便叫道：「小柿子，燈也滅了，還不起來撥撥啊！」這小柿子就是東家那裡借來的小廝了。一個號軍正在號門外打盹，便接嘴道：「莫慌，莫慌！要火我這裡打呢。」

殷必佑才知道叫錯了。號軍從身上摸出鑷刀火石，劈劈拍拍打了幾下，打著了火，點了燈。殷必佑問道：「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號軍道：「大約三更天。」殷必佑一場兒不言語，重新再睡。

看看參橫月落，五鼓雞鳴。殷必佑朦朧中覺得有人推了他一下道：「先生，題紙來了！」殷必佑一聽這話，一骨碌爬起，揉揉眼睛，見頭題是「辭達而已矣」，二題是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心裡便咕咚一下。三題是「滕文公問為國」一章，詩題是「小庭月色近中秋」得秋字，五言八韻。殷必佑將題紙折起，翻開褥子，起身下地。要號軍弄了些水，洗過了臉，把帶來的曬乾鍋巴在開水內一衝，略放些糖，一塊一塊的咽了下去，這肚子也就不為難了。先把帶來的木版《大題匯海》細細的將目錄一行一行查去。頭題卻有一篇對題，二題只有《上律天時》一句的題目，三題全然脫空。只得將頭篇對題刻文翻出，恬吟密詠了一篇，覺得平平無奇，心中甚悶。想了一回主意，又背了一回上下文，哪知毫不相關的，便放大了膽。轉念這「辭」字是要風華掩映的，趕忙將《文料大成》、《文料觸機》、《四書類典》查查。誰知《文料大成》剛剛缺了一本，是有文學一門的，悶不可言，只得歎了一口冷氣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

另取了一張紙，將刻文上的濃重字眼摘了幾個下來，以備用入自己文章裡面。構思了半日，研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起起草來。才得了個前八行，塗了又塗，改了又改。看看終究不能當行出色，急得他抓耳撓腮。好容易敷衍完了八股，藏在一邊。二題三題，亦然如此，不必細表。等到做五言八韻詩，更覺煩難，又怕出韻，又怕失黏，又請教隔壁下江先生，說沒有毛病，這才一塊石頭落地。膳正了，上堂交卷，已經放過三排。

跨出頭門，有些苦人想做這注買賣，搶著考籃望肩上扛，也不管站在旁邊那些穿太極圖的鞭子、板子和兩點般下來。殷必佑看見考籃被一個後生接去，伸手把這後生的辮子揪牢了。

直到石壩街寓裡，看這後生把考籃安在地下，一面掏出一塊手巾，擦腦門子上的汗，這才把手一鬆，隨意拿了幾個錢給他。

後生去了，上了樓，幾位同伴的早在那裡高談闊論。一個丹陽縣廩生開口道：「今年的題看似容易，其實煩難。頭題『辭達而已矣』，千手雷同，無所見長。兄弟曾經讀才才氣文章的，是一個叫做韓湘南的，有一篇叫做『文不在茲乎』，換了破承題，鈔將上去，卻足足的有七百多字。諸公想想看：辭達而已矣，文不在茲乎，真是天然的轉語！這種藍本，湊巧不湊巧，現成不現成！」殷必佑聽了，茅塞頓開，拱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今科一准要高中了！」那丹陽廩生道：「這也看！」面上卻很露出得意之色。旁邊椅子上坐著一個溧陽縣的監生，便道：「晚生是做兩板股的：一股辭，一股達，其中還有個樞紐，彷彿是個一淺一深的樣子。」丹陽廩生點頭道：「格局不錯，只要措詞得當，就可有望了。」這溧陽監生對面有個揚州甘泉縣老貢生，搖頭晃腦道：「我的念給你們聽。破題是：『辭以達意為貴，不以富麗為工也。』」殷必佑嗤的一笑道：「這是朱注。」

甘泉老貢生道：「惟其是朱注，別人不敢用，我所以鈔他。」

丹陽廩生默然無語，溧陽監生還咂嘴弄舌的道妙。殷必佑悄悄的扯了他一把道：「你真是沒有見過文章的！用了朱注，你都要這般的佩服，少時看見我自出心裁的，不要跪下磕頭麼？」

甘泉老貢生憤然作色道：「你們這樣，不是『非堯舜，薄湯武』麼？」言罷，登登登下樓而去。眾人見他動了氣，也有埋怨殷必佑不該鄙薄他的，也有說這老貢生不自量的。殷必佑也不理會他們，過了二場，又過了三場，便趁了原船回到鎮江上岸。

又帶了些土產，送與東家，擇日到館，仍舊當他的教讀老夫子。

看看滿城風雨，漸近重陽。殷必佑因為自己做的文章鈔出來之後，經了許多親友稱贊，他心中也覺得熱蓬蓬起來了。看官，要曉得，應考的人，在這兩天也最好過，也最難過：求籤問卜，測字扶乩，沒有一樁不做到；如飲狂樂，如溺迷津，而且方寸中輻輳上下，正應著俗語一句說是「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」雖然可笑，也覺可憐，這都不提。